

书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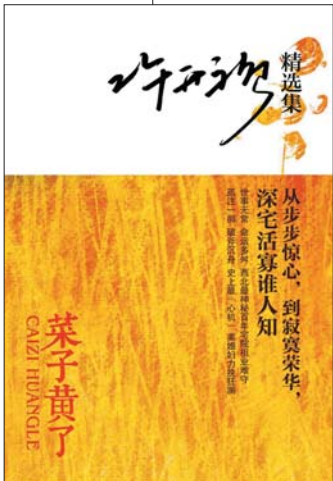
著名畅销小说作家许开祯最新精选力作《菜子黄了》、《红床》、《大兵团》由重庆出版集团隆重推出。此次许开祯回归传统文学,笔锋一转写女人,用浓浓的西北文化风情和深厚的文笔魅力向我们诉说着,文学还没有死去,许开祯不只是官场小说家。

许开祯 不只是官场小说家

作家永远属于自己的心灵,属于自己的文字



作为畅销作家,许开祯拥有非常深厚的西北文化底蕴和文笔功底,有过多种工作经历,人生阅历非常丰富,曾在事业进入高峰期之时做出惊人决定,到寺院修行一年,后成为甘肃文学院和重庆出版社的签约作家。许开祯是在以出世之心写入世之文,他的出现被评论界誉为西北文坛近年来最重要的收获之一。他的作品有着贾平凹一样的风格,读起来又像是听了一曲信天游一样,体味到浓浓的陕北民族风情,更形象一点来说,读过了就好像打了一个喷嚏之后的那种激灵了一下却很爽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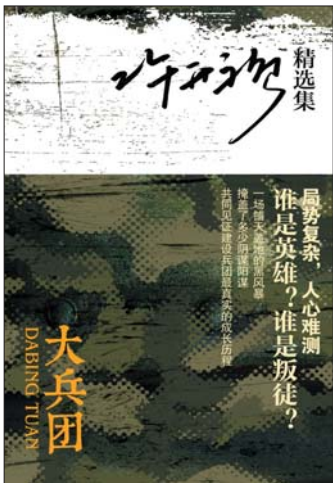
《菜子黄了》

作者:许开祯 出版社:重庆出版集团



《红床》

作者:许开祯 出版社:重庆出版集团



《大兵团》

作者:许开祯 出版社:重庆出版集团

许开祯认为作家不是被外界定位的,作家永远属于自己的心灵,属于自己的文字。让读者看到自己的另一面,读到自己的另一面,是许开祯在重庆出版集团推出《菜子黄了》、《红床》、《大兵团》等这套文集的本意所在。

《红床》一书中描写了同性之爱,不伦之恋,社会禁忌。深陷畸形情感之中,又该何处安放我们卑微的灵魂?人性中隐匿的荒谬与无奈我们无法回避。《大兵团》讲述了新疆解

放战争结束后,一场铺天盖地的黑风暴掩盖了各种阴谋,在局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新疆建设兵团如何在残酷与真实中不断成长,演绎出一曲血色亮剑的悲歌!

《菜子黄了》可以用“文中有深意”几个字来评价。西北最神秘最富有的老宅下河院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机,冲喜而来的美丽儿媳灯芯甘守活寡,住进了这个万千谜团包裹着的百年老院,孤注一掷,破釜沉舟,最终力挽狂澜,成为最后的赢家。从

步步惊心,到寂寞荣华,只是这深宅活寡的滋味又有谁人知?百年老院折射出的社会变迁、人性斗争、世相百态,从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背后传达给读者,让这部作品有了历史人文的深度。

这套精选文集刚刚上市,就受到了社会各界读者的青睐,这场华丽的文化盛宴,带给读者最原汁原味的享受,同时也让读者看到了,传统文学依然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文学没有死去,更不能死去。

文学不死(自序)

文学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越来越困扰我。从十八岁发表作品,一路走来,我写过传统,写过诗,写过散文,也写过畅销作品,到现在,被稀里糊涂戴上一顶“著名官场作家”的帽子。可是对文学的思考,对文学的理解,却远不如青年时代那样清晰。

这不怪我,每一个有文学情怀的人,大都活在这种纠结中。人到中年,突然发现,爱上文学其实是一件挺麻烦的事。从事文学创作,更是一件麻烦不断的事。这麻烦,一是源自于心灵。我们从事的,是一种叫文学创作的劳动吗?这种劳动到底有没有价值?价值何在?

有一种声音说,文学已死。在这个娱乐至死或泛娱乐化的年代,任何有精神价值追求的东西,都遭到了碰壁,文学受伤最重。也有一种声音说,文学的边缘化已成铁定事实,网络的出现,现代传媒的发达抢占了文学原有的山头,让文学处于从未有过的尴尬境地。为

此太多的作家长吁短叹,或转行,或弃笔,或也加入时尚文化、俗世文化的传播中。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到现在,到底有没有搞清“文学”两个字,有没有搞清文学跟大众的关系。还有,我们过度关注文学外部环境的同时,是否也扪心自问,我们缺少了什么?

坦诚,对文学本有的敬畏和尊重。我觉得,当下所有的中国作家,最缺少的就这两样,包括我。文学是我们内心真实的书写,是自由的表达,是灵魂在挤压与扭曲中的顽强挣扎,是干净!而我们给文学强加的东西太多,文学不但在我们手中变了形,变了味,到现在又多了一样世俗的累赘,就是靠文学换取不该换取的名利。当文学一次次地被拉进名利场,被名利和私欲分割与瓦解的时候,还有文学吗?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文学到底是什么?没人能回答清楚,其实也用不着回答。当我们面对稿纸,想把自

己心里的痛心里的乐心里的苦表达出来,倾诉出来,并通过一定方式传播出去的时候,文学就已产生。在我看来,文学就是人与人的交流、沟通、碰撞,更是自己与自己的交流。是自己内心的舒展与精神的奔流,是人类共有的语言温暖。

人到中年,是该回头望一望的。不管是谁,不管做什么职业,都应该停下脚步,回头反观,看看哪些路走错,哪些步子还歪着拧着,哪些力量还不够坚强,哪些品质还含着杂质,心灵的哪个地方还有污有锈。然后头一甩,继续上路。因为我们的使命还没有结束,我们的人生某种意义上才叫开始。文学也是如此,有反思才有进步,有检讨才有推动,以一颗小学生的心,虔诚地面对文学,是我对文学作出的终生选择。

文学不死。

人类的价值不死,精神不死,文学,就永远有栖身之地。

许开祯

许开祯讲述文学作品中的红颜

记者:有人说,《菜子黄了》中的灯芯是民国版的王熙凤,您同意吗?简单介绍一下《菜子黄了》。

许开祯:灯芯在下河院的过程是她逐步实现自我的过程,也是女人在这个社会上面对各种危机的过程,她在不断认识的过程中调整自己的步伐,进而感觉到来自于方方面面的压力。当她成为下河院殉葬品的时候,她以暴治暴,以恶治恶,到下河院几年时间,她从很美的女人突然变成一个恶到极致的女人,用恶的手段回报恶的世界,最后捍卫自己的生存和权力。作为女性,她具备一个特质,那就是在封建社会压榨下,在强权社会的欺凌之下女性的反常和人格的觉醒。

记者:比较王熙凤和灯芯这两个形象。

许开祯:有点像,我觉得灯芯这个人物起点比王熙凤差多了。熙凤所处的环境跟灯芯所处的环境也不同。王熙凤类似于好像现

在我们的CEO,她的家族非常繁华,虽然败落了,但是她当时在大家族有一定的权势,掌管这个家族,等于是写了一个女性在特定的平台上自我发挥。王熙凤本身自己具有更多的内在力,比如她出生豪门,以及后面贾母对她的支持,所以她能施展的那么开。但是我写的灯芯第一没有文化,第二是小户人家出身,第三她被花轿抬到下河院,完全是因为下河院需要一个女人要冲喜,她是这样一个背景下进去的。当时她刚去下河院有想逃走的意思,不想做牺牲品,第二他跟他自己所谓的丈夫完全是媒妁之言,没有感情的基础。王熙凤是有很多文化符号在身上,灯芯是一片空白,然后逐步逐步的,王熙凤等于先把自己描红然后再把自己描黑,灯芯就是一张白纸最后一描全描黑了。

记者:从《菜子黄了》中的灯芯的角度谈女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

许开祯:我认为灯芯这个人物,代表着一种女性精神和女性意识的觉醒。不是所有的女性在文学作品中都要以林黛玉一般唯美的形象出现,然后被摧毁。有的文人墨客试图以这样一种美好形象的被摧毁来唤醒社会对女性的同情,而事实上,女性意识的觉醒要靠女性的自救。在《菜子黄了》中,灯芯就是这样一个自救者的形象,她出身不高,嫁入豪门大宅中却被卷入阴谋与争斗,所以她靠自己的智慧和心机来保护自己,同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不是一个唯美的女性形象,却代表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在提倡男女平等的现今社会,同样需要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虽然表面上男女是平等了,但是实际情况如何?为什么在一些职位的选举中一定要规定一个女性比例?如果真正是平等的,又何须专门对女性的比例做出规定?